

桂雨文库

黑
鷹

安惘天 著

静观者眼中的
社会一隅

人生新视角

直面世俗

体验真实

大众文艺出版社

杜雨文库

I247.7
1564

静观者眼中的社会一隅

黑

鹰

GUI YU WEN KU

安惘天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鹰/安悯天著—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4.8

(2006.1 重印)

(桂雨文库/王连生主编)

ISBN 7-80171-544-6

I. 桂… II. 王…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9755 号

桂雨文库

王连生 主编

大众文艺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100007)

香河县鑫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1 字数 2339 千字

2004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 月河北第 2 次印刷

ISBN 7-80171-544-6/I.365

总定价:292.00(全十册)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第一编辑制作中心

电话:010-64062964



桂雨年年看杭州

——《桂雨文库》总序

叶文玲

走过了千山万水，到头来觉得天下最可爱的地方，还是杭州；看遍了风花雪月，至今最让我醉心的时令，是杭州的秋天。

我喜欢秋天的杭州，是因为她城里城外满眼的浓绿，抬眼望山，山是层次有致的水墨，低头看湖，湖是幽幽可人的画图。当你尽情品味着青山绿水的无尽诗韵时，更有一脉脉一缕缕的清气花香，一阵阵沁人肺腑，这沁人肺腑的花香，就来自满陇满城的桂花树。

杭州桂花，不光开在早有名声的满觉陇，秋天的杭州，从农历八月起，真正是遍地桂花遍地香，当桂花被确定为市花以后，就越发恣意汪洋地遍布全城全市。山脚也好，水边也好，无论公园苗圃，百姓庭院，但凡三尺见土的地方，总有它们的踪影。有幸得住杭州的人家，不消说四时八节有花事可赏，但等秋光乍泄金风徐来之日，光那满城满陇的桂香，就足可使人无比陶醉的了。

人都知花无百日红，再烂漫的花事也有消停之时。于是，爱花惜花的人，便在秋高气爽的时日呼朋唤友地出游，有桂花树的人家，也总是在桂香初飘之际，便早早支起了大大小小的花架帐棚。于是，年年的金风送爽时刻，闻香访桂便是此间最宜人的风光，也成了杭州人最可意的赏心乐事。于是，年年月月的这个季



节，我也总会挑个好日子，携家带小，拣个桂香幽幽的去处，悠悠地走上一圈，让那浓浓淡淡的桂香，紧一阵密一阵的送入鼻端，听凭那一颗颗碎钻石似的小小花蕾，在徐徐的秋风里，疏一阵密一阵，飘飘摇摇落个满肩满身。怀一种闲适心情来，染一身幽香去，此时此刻，世俗尘虑莫名烦恼全都抛之脑后，人和自然取得了最和谐的亲密，桂香花雨予人的惬意，也仿佛达到了极致。

一个诗意充盈的好地方，若是光有大自然赋予的好景致，总还少了点什么，而人文景观，便是人世间最美好最生动的补缀。

杭州的人文景观，从古到今，洋洋洒洒，千年风流，当然是一篇小文断难说道得尽的。我这里就小见大，说的是当今杭州的作家和有幸得住杭州的作家。有道是名士幸得名山，胜友斯成胜会。得自天下第一的自然条件，杭州作家自是比生活在穷乡僻壤的多了几分山水灵气。他们的深谙书山三昧，更得人生真谛，物无象，兴有余，他们感悟生命，感悟自然，积聚心中的，是社会人生的一种责任，流泻笔尖的，是年年月月的锦绣华章。于是，年年月月过去，这些感悟厚一本薄一本积聚起来，汇成了一道道人生风景，于是，作为同行同道的我，也总会时不时的收到杭州文友们源源赠寄的佳作。作家此时的心情，就像农民收割庄稼一样，手里是沉甸甸的收获，心里是醉醺醺的喜悦。

杭州作家们常常在丹桂飘香的季节，将这一年积聚的作品汇编成册，得自天然启发，《桂雨文库》就顺理成章的成了这套文集的名字。

自数年前编纂第一辑文集开始，他们年年不懈，至今已经出版了四辑。四辑书的作者大多是杭州读者非常熟悉的。我想，爱好在书海徜徉的不待翻开书页，光这带着花香诗韵的书名，就能吸引读者的眼球，就是一个阅读的亮点。

和此前一样，这第五辑文集的作者，有的是墨海耕耘数十年的作家，有的是近年脱颖而出的年轻人。十人集合一块出书，便很有俊彦星聚贤贤云集之妙。而且，无论是小说、散文还是诗歌，大家同得生活之源，共识以人为本，林林总总的十本书，虽然门类

有别，风采各异。但是，或昭示未来，或殷期后起，集在一起，蔚成洋洋大观，和前些年出版的四辑一样，既是全省作家创作队伍中最亮人眼目的方阵，更是杭州作家实力的再次展示。

这辑丛书展示之日，恰逢国庆 55 周年华诞，也逢一年一度闻香赏桂之时。国运昌隆文运日盛，文华霞蔚逸兴遄飞，欣然命笔之际，只求与读者同清眼目，共赏新书之乐。



目 录

悲歌一曲《少年游》	1
少年阿祥的流浪	27
梦幻花园	47
领我回家	89
晚宴	113
雪·蓝色·怀想	156
黑 鹰	163



悲歌一曲 《少年游》

—

这地方有个好名字，叫棋洲。

《辞海》中对“祺”字的解释很简单：吉祥，旧时书信中常作祝颂语，如：文祺，时祺。也可解释作“安祥貌”，《荀子·非十二子》中有这样一句：“士君子之容……祺然薛然。”这里的“祺”字，学者注曰：“祺，祥也，吉也，谓安泰不忧惧之貌。”

实际上棋洲只是一个小镇，人口不到一万，距离它所隶属的县城所在地，还有五十里路。

虽然地方不大，但是棋洲远近闻名。原因有三个，一是风景秀丽。这里山水如画，女人也如画。第二是棋洲人爱读书，自古以来就有这好风气，据说历史上出过状元，举人进士什么的就更不用说了。是否真的出过状元呢？不敢肯定。但是解放以后出过三个大学教授，这是千真万确的。棋洲人的文化传统在他们的名字上也可以看出来，如果哪天你到了那里，如果你见到一位七八十岁的龙钟老太，鸡皮鹤发，形容枯槁，后来你听说她的名字叫“品漪”或者“蕴涵”，你不必吃惊。在棋洲，这样雅气的名字并不少见。

应该说使棋洲出名的第三个原因最为有意思，这么小的一个地方，竟然有自己独特的地方戏曲，当地人就把它叫作“棋

黑

鹰



调”。

据说，全中国的戏曲剧种共有三百六十多种，棋洲所属的那个省就流行着一个很有知名度的大剧种，文化部门下血本要弘扬，要振兴。振兴的结果是剧团越来越大，行头越来越高档，唱腔越来越花里胡哨。尽管老戏迷们觉得原汁原味少了点儿，但是戏倒是唱得热热闹闹，甚至还唱到了香港，在香港的舞台上很是风光了一阵。回来以后，电视、报纸、广播，所有媒体一起使劲，于是观众读者听众便觉得，那几天的香港整个就是这剧团的天下了，弘扬振兴的大业想必已经圆满完成。

可是不管怎么个振兴法，棋洲人从来不爱听，棋洲人就爱听自己的“棋调”。

棋调有很多特点，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它的神韵。如果细细品味，它会给人一种很有底蕴的感觉。棋调不轻浮，它场面小，道具简单，演员也少。上场的演员经常只有两个，一男一女，碰到角色多的剧目，演员就一身兼两角，甚至一身兼数角。演完一个角色的戏，下场，换行头，再上场，就变成另一个人了。整个演出过程中，观众只看见台上的人物珠光宝气，又说又唱，从从容容，却看不见演员在后台是怎么样的匆匆忙忙。当然也有例外，也有两个以上演员同台演出的时候，不过最多不会超过六个。

虽然场面小，但是棋调深藏一种大器。哪怕是一出小戏，往往也耐人寻味。

解放以前，棋洲镇上有两家棋调班子，一家班主姓钟，另一家姓闻。每家戏班子连演员乐师全在内，不过十来个人。一年当中，大约有一半时间他们在外闯荡江湖，卖艺谋生。回到镇上的时候，一面休养生息，一面在茶馆里为家乡父老唱戏。来听戏的乡亲随便给几个小钱，也就是够他们养家糊口罢了。那年头，闯江湖的艺人做人做得辛苦，不容易。不像现在，一上舞台就风光了，就好像高人一等。

俗话说同行相轻同行相妒，但在钟家班和闻家班之间不存



在这个问题，他们向来处得挺和睦。棋洲人离不开棋调，要是两家戏班子都出去跑码头了，日子短还熬得过去，日子一长，人们心头就像有蚂蚁爬过一样，终日不自在。吃过晚饭，百无聊赖地逛到街上，碰到邻里乡亲，停下脚步闲谈几句，谈谈天气，谈谈闺女的婚事，谈谈媳妇孝不孝顺，谈着谈着，话锋就会突然一转：

“哎你说，这钟家班出去有多长时间了？快两个月了吧？”

“有了。嗯……恐怕都不止了，两个月多了。”

“就是。闻家班出去也有十来天了。”

“十来天了。这闻老板，他就不能等钟老板回来再走吗？”

“就是。不过要我说啊，还是怪钟老板，他该早点回来。”

戏班子其实很清贫，可是棋洲人习惯称两位班主为“老板”。

谈着谈着，脚步就不由自主地往茶馆里去了，到了那儿一看，早有同样惦记着两位老板的戏迷在那儿坐着了，同样百无聊赖，议论着同样的话题。

没有棋调的日子，茶馆里人再多还是透着冷清，懒洋洋抬头一望，好像屋角里都结起蛛网了。

突然有一天，一阵锣鼓声由远而近，然后就有孩子们兴奋的喊声在街巷之间响起：“钟家班回来了！”人们急切放下手里的活儿，跑出门去一看，果然，钟老板带着那十来个人的全部家当，风尘仆仆地回来了。常走江湖的人回到家乡是多么亲切，戏班里的艺人们尽管个个脸上都有疲惫之色，但更多的还是欣慰和喜气。敲鼓板的乐手把鼓板挂在身上，一路敲着走上棋洲的街道。

钟老板名叫钟笑儒，那时候四十多岁，中等身材，脸面方方正正，为人很厚道，也很乐观，凡事都想得开。他有一个女儿，一个养子，是戏班里的台柱子。女儿叫钟含秀，养子叫钟奕明。

也有人称钟老板为钟先生，因为他读过不少书，挺有学问，



只因为酷爱棋调，才心甘情愿作了江湖中人。

钟家班回来了，这天就是棋洲镇的节日，每家每户都早早地吃了晚饭，早早地赶到茶馆。这天去听戏的人肯定特别多，去晚了怕挤不进去。这天晚上，戏班子哪怕再累，也得唱上一场。

事实上钟家班和闻家班同时在外面跑码头的日子并不多，大部分的时候是一家在外一家在镇上。也并不是特意商量好的，是一种自然而然产生的默契。

那时候的棋洲，老老少少都会唱几句棋调，而且也只有棋洲人会唱，离开了这一地界，就没有棋调班子。不过，爱听的却是大有人在，方圆几百里以内，钟家班和闻家班都不用担心没人捧场。

棋调确实好听，女角的唱腔亮丽优雅，男角高亢流畅。唱词也挺文雅，有时候还颇有一点书卷气。初到此地的外乡人常常会觉得很奇怪，这么个小地方怎么会孕育出如此不俗的一门艺术？这种时候，棋洲人就会很自豪地告诉你：你道这是哪里啊？棋洲啊！出过状元的地方。

解放以后，戏班子没有了，政府文化部门忙着振兴那个大剧种，自然没有功夫理会小小棋洲独有的棋调，这种状况一度让棋洲人伤心欲绝。不过，伤心归伤心，毕竟不会真的因此而“绝”，没有了棋调的棋洲人还是好好地生活下来了。偶尔，哪一位从前的艺人突然亮开了嗓子重过一把戏瘾，照样里三层外三层吸引来许多听众。

二

肖天白做梦也没想到，今生今世竟然会重唱棋调《少年游》，而且还是在钟含秀的面前，还是和钟奕明一起唱。

四十年了！难道时光又回到四十年前了吗？

肖天白是棋洲中学的退休老师，老伴钟含秀是从前钟家棋



调班班主任钟笑儒的女儿。想当年，钟含秀戏唱得好，人长得俊，百里挑一，红透一方。不过，美丽和风光都已是明日黄花，如今她六十多岁了，而且身患绝症，病入膏肓。

这天早晨，肖天白醒来以后睁大眼睛，在那张临时搭起来的折叠床上躺了好长时间，不想下床，或者说，不敢下床。

自从老伴病重以后，为了让她更好地休息，大床就让给她一个人睡了，肖天白在离大床几步路远的墙边搭起了这张折叠床。每天早晨醒来以后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走过这几步路的距离，来到老伴床前，看看她睡得是否踏实，气色是否好一些。可是，最近他越来越害怕走这几步路了，因为他害怕看到他必然要看到的情景。

他看到与他一起生活了四十多年的钟含秀越来越憔悴，越来越衰弱了。

前天，医生来过。他在病人床前忙了好一会儿，仔仔细细地进行了检查，然后把肖天白叫到隔壁房间，叹息着摇摇头，说：“老肖啊，事到如今我也不跟你绕弯子了，你该作好思想准备，作好最坏的打算。”

肖天白顿觉周身一阵冰凉：“你是说……”

“恐怕，就这几天的事了。”

肖天白的心直往下沉，他实在难以接受。四十多年的恩爱夫妻啊！让人如何割舍得开。

肖天白终于下了床，轻手轻脚地往钟含秀的床前走去，内心紧张不安。每天早晨的这个时候，他都是这种心情，明明只有几步路的距离，却让他觉得无比遥远，好像永远走不到头似的。事实上他根本就不想走到头，只要还没走到床前他心里就可以抱着希望，希望看到一个奇迹，看到钟含秀突然轻轻松松地从床上坐起来，面色红润，双眼明亮，精神饱满，并且用很柔很甜的声音对他说：“天白，我好了。”虽然已年过花甲，但钟含秀的嗓音依然像年轻女子，如果光听声音不见人，绝对不会想到她是一位老太太。



可是伴随着一个个早晨而来的，是一次次失望，奇迹没有发生。

这天早晨奇迹依然没有发生，在窗口透进来的淡淡曙色中，钟含秀苍老的脸显得更加瘦削和苍白。一头灰白的发衰草一般缠在头上，一只手搁在被子外面，看上去像一段枯枝，毫无生气。

肖天白轻轻托起她的手，放进被子里。这时候医生的话又在他耳边响起：“恐怕，就这几天的事了。”

肖天白坐在老伴的床头，在黎明时朦朦胧胧的天色中他突然觉得医生这句话的含义也有点迷离恍惚，有点模糊不清。就这几天的事了，这就是说，这个和他一起生活了四十多年的女人的一生就要结束了。这难道是真的吗？一辈子，多么快啊！快得让他觉得不太真实，让他无法接受。

四十多年前的一个夏天，在大城市里读了好几年书的肖天白回到家乡棋洲镇，在公立的棋洲中学教书。到家的第一天晚上，他就和父亲一起到福来茶馆听戏。肖天白的父亲是戏迷，他从小受父亲影响，听棋调也听上了瘾。上了瘾就会很自然地跟着学，他聪明，嗓子也好，两个棋调班的班主都喜欢他。不知不觉当中，他就学会了好多出戏，要不是父母死活不答应，他很可能就进了戏班子了。

在外读书的这些年里，听不到棋调，这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情。所以回到家乡的第一天，他就忙着去过戏瘾。

肖天白父子来到福来茶馆时，钟家班已经拉开了场子，那天演的戏叫《梅园定情》，内容说的是一位小姐和一位书生在梅园游玩时相遇，一见钟情，私定终身。茶馆里没有舞台，把桌椅搬到一边，腾出一块地方就行了。观众们同在四周，有的坐着，有的站着，你挨着我，我靠着你，挤作一堆，乐乐融融的。茶馆地方小，来得晚的人只能站在门外，站在门外当然就不太看得清楚，看不清楚不要紧，能听见就行。对戏迷来说，有时候听比看更重要。



挤在这么个小茶馆里听戏，实在是一大乐事，其中滋味不是如今坐在富丽堂皇的大剧院里所能体会的。

那天肖天白和父亲一起朝福来茶馆走去时，老远以外就听到久违的胡琴声和锣鼓声。他心里一阵激动，脚下的步子立刻就加快了。赶到茶馆门口，里里外外已经挤满了人，几位上了年纪的老人悠悠闲闲坐在门口，一只手在膝盖上有板有眼地敲着节拍，摇头晃脑，脸上挂着一种出神入化的微笑。

肖天白刚刚回家，见到乡亲们自然要打个招呼，但是又不能影响大家听戏，他只好两手抱拳，前后左右很周到地作揖致意。乡亲们见到他也亲热得很，不约而同地给他让道，让他进里面听戏。

肖天白听戏心切，也顾不得客气，就挤到了场子中间。这下他看清楚了，一位小姐和一位书生正眉来眼去，含情脉脉。那小姐窈窕妩媚，粉面含春，正是钟家班的台柱子钟含秀。那书生英俊潇洒，风流倜傥，是钟含秀的师兄钟奕明，他们俩向来以师兄妹相称。

肖天白因为从小爱听戏爱学戏，所以和钟奕明、钟含秀也跟师兄师妹一样相熟。在他的记忆里，钟含秀还是个没完全长大的小姑娘，唱起戏来嗓子嫩嫩的，穿着戏装有点像小孩扮大人，一身稚气。没想到，几年不见她好像一下子长大了，看她眉目顾盼，举手投足之间，真是千娇百媚，风情万种。肖天白看着她，不由得有点发愣。

这时候，小姐书生正半遮半掩地互相打量，

小姐唱道：我看他，玉树临风好人才，

书生唱道：我看她，千娇百媚美裙衩。

小姐唱道：我看他，面貌俊朗目含星，

书生又唱：我看她，纤腰如柳眉如黛。

小姐唱：我看他，翩翩君子心地正，

书生唱：我看她，娴静温柔实可爱。

就这么看来看去地，肖天白不知怎么就觉得钟含秀的目光



是落在他身上的，那一句句唱都是给他听的。直到周围响起一片掌声和喝彩声，他才猛然醒过来。一出戏演完了。

肖天白急忙走上前去，向钟奕明、钟含秀行礼致意。钟奕明从小和他一起玩一起闹，一起学戏，这时候久别重逢，自然是亲热万分。钟含秀在一边含笑不语，过了好一会儿才说了一句：“天白哥，几年不见，都快要认不出来了。”她的嗓音又甜又柔，没来得及卸妆的脸上那一对大眼睛让肖天白不敢正视。他正讷讷地不知怎么回答，班主钟笑儒出来了，他如蒙大赦般喊了一声“钟先生”。肖天白从小就称钟笑儒为“先生”。

钟先生向来喜欢肖天白，喜欢他爱读书，喜欢他祺调唱得好，也喜欢他脑子聪明，眉清目秀。这时候看见他完全长大了，长得脸面方正，少年英俊，气质不俗，而且学业有成，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学堂先生，自然是十分高兴。简单寒暄几句，问问他这几年来各方面的情况，再问问今后有什么打算，然后，突然就话锋一转：“来一段，如何？”

肖天白一愣，不过马上就明白过来了，钟先生是让他来一段祺调。

“好几年不唱，我怕不行了。”

“不会。学会的戏，一辈子忘不了。”

钟含秀也在一边怂恿：“天白哥，来一段吧。以前我们经常一起唱《兄妹游春》的，还记得吗？”

《兄妹游春》是一出小戏，唱的是兄妹二人在阳春三月里外出踏青的快乐情景。

肖天白的心思活动起来，几年不唱，他又何尝不想解放一下寂寞已久的嗓子呢？他一撩长衫，顺手接过钟奕明递过来的一把用作道具的扇子，抖开，就拉开了架势。一亮嗓子，一句“阳春三月风光好”唱得回肠荡气，韵味十足，大有余音绕梁之感。

钟含秀也顾不上换行头了，就带着那身小姐的装束扮起了妹妹。



确实如钟老板所说，学会的戏，一辈子忘不了。虽然几年不唱，但两个人依然是配合默契，珠联璧合。戏中有一个小细节，说的是妹妹玩得高兴，不小心脚下一滑，差点摔倒，哥哥伸手一搂，搂住妹妹的腰，把她扶住。唱到这里，只见钟含秀纤腰一扭，身子稍稍一仰，水袖再那么一甩，就作出了滑倒状。她这几个动作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身段柔美无比。肖天白伸手出去碰到她的腰，不知怎么地就觉得有点心慌，手也不听使唤了，好像钟含秀的身上有电，让他不敢碰。他这一慌别人倒是看不出来，可逃不过钟含秀的感觉，她一边唱一边不动声色地朝他瞟了一眼。

那以后，祺洲中学的肖天白老师隔三差五就会去一次福来茶馆，过上一回唱戏的瘾。即使是在人人都会哼几句祺调的祺洲镇，除了钟家班和闻家班的艺人以外，能唱得像他这么好的也并不多，所以他还是很受欢迎的。他最拿手的戏有两出，一出就是《兄妹游春》。唱《兄妹游春》他总是和钟含秀搭档，每次唱到钟含秀差点滑倒那一段，他心里总有点慌张，一只手就变得僵硬，总是不敢碰她。他对她的最初的感情，就是在这种疏离中作出了无声的表达，对此，钟含秀心知肚明。

渐渐地，另外有一个人也看出了其中的微妙，那就是钟含秀的师兄钟奕明。对钟奕明来说，这位师妹比世上的一切都重要。

除了《兄妹游春》以外，肖天白拿手的戏还有一出《少年游》。《少年游》是一出很有特色也很难唱的戏，内容说的是一对父母双亡的兄弟，哥哥辛苦赚钱，牺牲了一切，还落下一身病，把弟弟养育成人，并且送他外出求学。但是弟弟年少轻狂不懂事，贪图玩乐，不思上进，三年后回到家乡，一事无成。哥哥痛心疾首，对弟弟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终于使弟弟幡然悔悟，立誓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这出戏中，弟弟回到家乡兄弟相见时，两个人有大段大段的对唱，哥哥的痛心，弟弟的愧疚，都表现得淋漓尽致。由于

剧中人物感情起伏大，唱腔设计得一波三折，起伏跌宕，尤其是哥哥的唱段，高亢悲凉，极富个性。这是麒调中最难唱的段子之一，但是肖天白喜欢这段戏，而且他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就连戏班子里的艺人也不一定比得上，所以他唱起来倒是收放自如，游刃有余。

经常跟他一起唱《少年游》的，就是钟奕明。

后来，钟奕明发现了肖天白和钟含秀之间微妙的情感，他感到了一种可怕的威胁。在他心中，早就认定了要和这位师妹一生相守，他不能想象失去她会怎么样。可是，偏偏冒出来一个肖天白，看他白白净净，知书识礼，一副读书人的儒雅风度，而且戏又唱得那么好。最要命的是，师妹对他似乎有点意思，她看他的时候，那眼神总是特别柔和。这种眼神她对钟奕明也曾经有过，但是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一直让他捉摸不透。

这以后钟奕明就不再跟肖天白一起唱戏了，而且不再理他，明白无误毫不隐讳地表达了他对他的抗拒和敌意。

这些，都是四十多年前的事情。

钟含秀醒来了。在她睁开眼睛的那一刻，肖天白认为自己看到了盼望已久的奇迹。他看到她那双很长一段时间来一直暗淡无光的眼睛里闪现出一种久违的神采。

他心头一热，这种神采让他在刹那间仿佛触摸到业已远逝的往昔岁月。

钟含秀望了他一会儿，就用那双重现光彩的眼睛望着他，然后，她的脸上慢慢荡漾开一个微笑，她轻轻地说：“天白，我今天觉得好多了。”

“真的吗？真的好多了吗？”肖天白激动万分，他终于听到了一直想听到的这句话，他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钟含秀点点头：“是真的。”她已经很多日子没有开口说话了，她的声音还是很柔，很甜，像年轻女子，这声音让肖天白差点流下泪来。

钟含秀抬抬身子，想坐起来，肖天白急忙伸手扶她。她坐